

[匈] 乔尔吉·德拉古曼 著
刘丽洁 译

摘郁金香 的男孩

THE
WHITE
KING

世界不是完美的，许多时候充满不幸，但即使在不幸的世界里，
郁金香仍到处盛开，等待你发现，等待你采摘。

匈牙利国宝级作家的巅峰之作，告诉你东欧的欢喜与哀愁

幸福，是要当成使命去承担的

横扫欧洲文学大奖，超越国界的真实感动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THE
WHITE KING

摘郁金香 的男孩

[匈] 乔尔吉·德拉古曼 著
刘丽洁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目
录

郁 金 香
1

跳 沟
15

世 界 末 日
24

父 亲
36

手 风 琴
52

数 字 乘 二
64

气 门 芯
76

礼 物
91

战 争
106

目
录

非 洲
136

寻 宝
156

淘 金
162

栗 子 卷
184

抢 购
192

电 影 院
201

身 份 证
215

风 景
236

葬 礼
248

郁金香

昨天晚上，我特意把闹钟压在枕头下面，这样闹钟响的时候就只有我能听见，不会把母亲吵醒了。结果，整个晚上我都被自己设计的那个惊喜弄得兴奋莫名，还没等闹铃声响起来，我就醒了。

我在桌上摸到那把镀镍的中国制造的手电筒，从枕头下面翻出闹钟，用电筒照了照：四点四十五分。我按下按钮取消了闹铃，然后拿起昨晚搭在椅背上的衣服，迅速套在身上。我的一举一动都很留意，生怕发出任何声音。可是，就在我穿裤子的时候，偏偏不小心踢到了椅子。幸好它没有翻倒，只是碰在旁边的桌子上，轻轻地响了一下。拉开房门的时候我也很谨慎，不过我心里清楚，它是不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的，因为昨天我已经给门的合页都上过油了。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柜子前面，慢慢拉开中间的抽屉，取出那把母亲常用来给我剪头发的大号裁缝剪刀，打开门锁，尽可能悄无声息地溜出了家门。

一开始，我并没有加快脚步，但是等到了楼梯间的第一个

拐弯处后，我迈开步子开始狂奔起来。等跃下最后一级台阶，冲到住宅区外面时，我已经跑得浑身冒汗了。我就这样热气腾腾地向小公园奔去，在那里，在引泉管旁边的花圃里，长着全城最美丽的郁金香。

父亲离家已经有半年多了，可他走的时候只说要出差一个星期。我知道他是到海边的考察站执行紧急任务去了。

临走的前一天，他跟我说：“很遗憾不能带上你一起去。现在正是晚秋时节，大海的景色肯定让人难忘——海面要比夏季的时候更加狂暴，放眼望去满是掀起来的黄色巨浪和浪花激起的白色泡沫。”

我根据父亲的描述遐想着。

父亲紧接着又宽慰我说：“不要紧的。等我回来以后，一定带你去海边，这样你就能亲眼看一看大海了。我也纳闷儿，你都十一岁了，怎么还没见过大海呢？”他疑惑了一下，然后接着说：“没关系的，这个遗憾我们将来会弥补的。还有其他所有的遗憾，我们都可以弥补。不用着急，时间充裕着呢，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因为前面还有整整一生的时间在等着我们。”

最后一句话是父亲平时最爱说的，我始终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尽管如此，在他离家的这些日子里，我还是多次回想起这句话，也多次回想起最后跟他告别的情景。

那天，父亲的同事开着一辆灰色面包车来接他。他们出发

的时候正赶上我从学校放学回家。要不是最后一节地球科学课临时取消，我甚至连临行前见他一面的机会都没有。

我到家的時候，他們正要上車，每個人都行色匆匆，父親的同事甚至不願讓他跟我說話。但是父親沒有聽他們的，他說：“你們也都有孩子，你們應該知道分別是什麼感覺。再說五分鐘其實也不會耽誤多少事情。”接着，他的一位同事——一個身穿灰色西服、身材魁梧的銀發男子——聳了聳肩說：“我不介意，五分鐘的確不會造成任何損失。”於是，父親快步走到我面前，既沒有拍我的肩膀，也沒有擁抱我，只是站在那裡，一邊不停地用雙手搓着運動衫的衣角，一邊跟我解釋：“那個研究機構急需我去完成一項重要的任務，我要在那裡待一個星期。如果情況確實很嚴重的話，還會稍微延長幾天。等到一切恢復正常了我就會回來。”接着，他剛要再向我強調一下我們一起去看海的事，那個銀發的高個男子就走到他身旁，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說：“走吧，博士，五分鐘過了，現在真的必須出發了，否則我們就趕不上飛機了。”

父親俯下身子，在我的前額上親了一下，不過仍然沒有擁抱我。他叮囑我要好好照顧母親，要做個好孩子，因為現在我就是家裡唯一的男子漢了，要挺起胸膛做人。我說：“我會的，我會做個好孩子。你也要多保重。”這時，他的同事看着我說：“別擔心，小伙子，我們會好好照顧博士的。”那個人沖我擠了一下眼，然後為父親打開了面包車的側門，招呼他坐上去。此時，司機已經發動引擎。父親剛坐定，車門就被猛地撞上，緊接着車子便絕塵而去。

我拎起书包，转身朝楼梯走去，心里很兴奋。因为我刚得到一枚徽章，正好可以做我那由徽章组成的迷你足球队的前锋。我急着让它试试身手，看它在油布上能否像在硬纸板上那样随意滑动。所以，我既没有停留在原地挥手跟父亲告别，也没有目送面包车消失在公路尽头。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父亲身上的烟味儿，也记得他脸上布满了粗硬的胡子楂。他看起来非常疲惫，甚至连微笑都像是强挤出来的。后来，我曾多次回想起那天的情景，我觉得，他当时也没想到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

一星期后，我们终于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他在信中说，情况比他们之前估计的要严重得多。由于这涉及最高机密，所以不能在信里详述细节，但可以确定的是，他还要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如果一切顺利，几周以后他或许能请上一两天假，但目前他必须寸步不离地守在那里。

从那以后，父亲还寄回来过几封信，每封信大约间隔三到四个星期。父亲在所有的信里都说他很快就会回来，可是我们等啊等啊，不仅圣诞节父亲没回家，就连新年也没能回来跟我们一起过。

到了四月，一封信也没有了。我开始猜测，父亲会不会是逃到国外去了？我班上的同学艾贡的父亲就是这样——沿着多瑙河游到南斯拉夫，然后再辗转到西方国家，此后音信全无，家人甚至都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好了，言归正传。我去小公园的时候，故意选了一条住宅区后面的路走，因为我不想碰见任何人，也不想被人问起我这么早出去干什么。

我很幸运——引泉管四周空无一人。这样我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翻过栏杆，爬进盛开着郁金香的花圃里了。

我掏出剪刀，开始剪花，尽可能在贴近地面的花茎处下剪。记得奶奶曾经说过，越是从靠近根部的位置剪断花茎，剪下的郁金香存活的时间就越长，如果能连同叶子一起剪下，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一开始我只想剪上二十五枝，可剪到第十五枝的时候，我心里的数字就已经乱套了，于是只有剪了一枝又一枝。外套和裤子被露水打湿了，可我并不在乎，我心里面想的全是父亲和母亲。

每年春天，父亲都会去剪郁金香。母亲跟我说过很多次，当年父亲向她求婚的时候，就献给她一束郁金香。他们结婚以后，每年到了四月十七日，也就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父亲都会剪一大束郁金香送给母亲。是的，每年这一天的清晨，当她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总有一束郁金香在厨房的桌子上静静地等着她。

我知道，今天是他们的第十五个结婚纪念日，我想让母亲得到一束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大更美的郁金香。

我剪的郁金香实在太多了，多到双臂几乎抱不过来的地步。我尽量紧紧地把手搂在怀里，可还是有花不断掉落。我索性把

剪下来的郁金香放到脚边的地面上，然后抖掉剪刀上的露珠，一枝一枝地开始修剪。修剪郁金香的时候，我又想起了父亲，想象着他过去是怎样使用同一把剪刀剪郁金香的。我盯着自己的双手，竭力在脑海中勾勒出父亲双手的样子。可这并不奏效，因为不管我怎么想，看到的依然只是自己那白嫩的手背和套在剪刀手柄里的那几根小手指头。

就在这时，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一个老头儿的呵斥声，他让我立刻从花圃里出来，说我胆子怎么那么大，居然敢跑到花圃里偷偷剪花。不仅如此，他还威胁我说要打电话报警，让警察把我关进劳教所去，因为那里才是我该去的地方。

我抬头望着他，心想幸好他不认识我。因为不认识，所以我壮起胆子也向他喊道：“别唬人了，偷偷剪几束花才不算犯罪呢！”我边说边把剪刀放进口袋，然后弯腰抱起堆在脚边的郁金香。几枝花滑落到地上，不过我已经顾不上去捡了。我跳出花圃时，听见老头儿在我身后喊道：“你小子这样跟老人顶嘴，真是不像话。不过没关系，我已经把你的学号记在胳膊上了。”我连头都没回一下，我知道他不可能知道我的学号，因为我今天特意穿了袖子上没缝学号的外套。

就这样，我抱着郁金香径直往家里跑去。我的双手小心地抱着花束，生怕它们折断。花朵互相碰撞着，还不时蹭到我的脸，宽大的叶子随着我的奔跑呼呼作响。花束散发出青草刚割完后的那种清新的味道，只是比那个要浓烈得多。

我一口气冲上五楼，在家门口的楼道里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把花束放在门前的脚垫上，然后站起身来，轻轻地打开房

门，跨过花束，走进漆黑的门廊，竖起耳朵听。还好，母亲没有醒。

于是，我转身把花束抱进厨房，放在桌子上，然后来到厨房里的储藏室，从架子下面找出一个最大号的空咸菜罐子，并拿到水龙头前把它洗干净，灌满清水，摆在桌子中央。

我把郁金香一枝一枝地插进去，怎奈郁金香太多，没法都插进罐子。无论我怎么努力，最后还是剩下十多枝。我把它们放进水槽，然后回到桌前，认真地把花束整理了一下。虽然我很用心，但效果依然不太好——带着叶子的花枝上下交错，一些太短，一些又太长，这让花朵参差不齐，很不美观。

这时我才意识到，要想让这束郁金香光鲜体面，就得让所有花枝一般长短才行。可是，重新修剪可能来不及了。这时，我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准备到储藏室里找一个超大号的洗菜盆，它肯定能让所有花整整齐齐地放在里面，这样我就不需要剪枝了。

我打开储藏室的门，弯下腰，把大盆从架子下拉了出来。就在这时，我听见厨房的门被打开了，母亲问道：“谁？里面有人吗？”因为被储藏室的门挡着，她没有看见我，而我却能透过门缝看见她。

她穿着白色的长睡袍，光脚站在那里。看见郁金香后，她的脸色突然变得非常苍白。她用一只手扶住门框，惊讶地张大了嘴。我本来以为她接下来就要会心一笑了，谁知她的表情看起来就像是要哭或者尖叫的样子，仿佛被什么事情激怒或者伤害到了。

她一直张着嘴巴、眯着眼睛，我能听到她沉重的喘息声。然后，她的头开始缓缓转动，环视厨房，直到看见储藏室半开着的门，她才把手从门框上移开，理了理滑落到脸上的头发。她长长地叹了口气，问道：“儿子，是你吧？”我并没有回答，而是沉默着从储藏室的门后走出来，站到桌旁。

我解释说自己只是想给她一个惊喜，求她不要生气，因为我绝对不是要做什么坏事。我说，我这样做只是因为父亲临走的时候要我做家里的男子汉。

我看见母亲努力地挤出一丝微笑，但眼睛里依然满是悲伤。她用深沉而略带沙哑的嗓音跟我说：“我不生气。”然后又说：“我不生气。多谢你了，亲爱的。”她一边说，一边走上前来抱住我——这次拥抱跟平时不一样，她抱得非常紧。有一次我生病她也是这样抱我的。我也紧紧地抱住她，透过我的衣服和她的睡袍，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跳。这时我突然想起来那些郁金香，想起自己蹲在花圃的泥地上一枝一枝地把它们剪下来的样子。母亲把我搂得更紧了，我也把她紧紧地搂住。环绕我们的始终是郁金香特殊的味道和那种浓烈的青草被割后的气息。

很快，我感到母亲的身体在颤抖，我知道她要哭了。其实这时我自己也掉泪了，可我不想哭出声来，更不想让她看到我的眼泪，所以我继续紧紧地搂着她。我好想告诉她：“别太难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甚至连嘴都无法张开。

就在这时，有人按响了门铃，按得很重，铃声非常刺耳。因为我们没有去开门，所以那铃声持续了好一会儿——一遍、

两遍、三遍。母亲松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突然变冷。我也松开她，并让她在这里等着，我去看看门外是谁。

往门口走的时候，我一度想到外面可能是警察，以为那个老头儿终于还是认出了我，并向警察报了案。现在警察赶来了，他们要把我带走，因为我偷采郁金香，破坏了公物。我突然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开门的好。可是门铃一直在响，声音很刺耳，而且外面的人等得不耐烦，已经开始敲门了。我只好伸出手，转动门锁，打开了房门。

站在我面前的不是警察，而是父亲的同事。我见过他们，父亲那天就是跟他们一起走的。我感到很意外，甚至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那个高个的银发男子看着我，问我母亲是否在家。我点点头，心里思忖着：父亲一定是让他们给母亲捎来了什么结婚纪念日的礼物吧？我有些兴奋，准备开口对他们说：“请进，我母亲见到你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可还没等我的话说出口，银发男子就急促地对我说了我句什么。我没听清，只知道他问了句什么，于是含糊地答道：“是的，她在家。”这时，另一个矮个的男子对我低声吼了几句，并猛地把我从门口推开，二人径直闯了进来。

他们站在门廊里，矮个男子问我母亲在哪个房间。我说：“妈妈在厨房。”我一边说着，一边跑到前面给他们带路，并对着房里大声说：“爸爸的同事来了，他们一定是带了爸爸的信，或者是礼物。”

此时，母亲正在用那个我们平时用来煮咖啡的长柄壶喝水。

一听到我的喊声，她的手立刻定在了那里。她先是怔怔地望着我，随后又把目光移到父亲的两位同事身上。透过壶身，我看见她的脸霎时间变得惨白。

她放下壶，紧咬着嘴唇，只有在非常生气的时候她才会这样。她大声质问父亲的两位同事：“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说完，她把长柄壶往餐台上一掷，里面的水泼溅得到处都是。她要他们立刻从我们家出去，可父亲的两位同事还是走进了厨房。

高个的银发男子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就直接对母亲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你还没有把实情告诉孩子吗？”母亲摇摇头，说不关他们的事。高个的银发男子叹息道：“你这样做是一个错误，因为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的。早知道比晚知道要好，谎言只会催生更多的谎言。”母亲冷笑了一声，说道：“是啊，当然！不过你以为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就是真理的守护神吗？”这时，那个矮个男子对母亲大吼，要她闭嘴。母亲果然没再开口。

银发男子跨了一大步来到我面前，问道：“嗨，小子，你还真的相信我们是你老爹的同事了？”我没有吭声，但感觉就像在体育课上刚刚参加完计时跑一般，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必须把身子向前倾着才能喘上气来。

接着，银发男子对我说：“我要让你知道，我们根本就不是你爸爸的同事，我们是国家安全局派来的。你爸爸因为参与叛国行动已经被逮捕了，你将有一段时间见不到他，而且这段时间会非常长，因为他已经被发配到偏远的边疆，在那里开凿多瑙河运河去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在劳改

营里做苦力，现在已经骨瘦如柴，估计撑不了多久了，搞不好就要没命了……”

他的话还没说完，母亲就从餐台上拿起长柄壶，狠狠地掷到地板上。长柄壶摔成了碎片，银发男子这才闭上了嘴。顷刻间，屋子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母亲很快就打破了这种沉默，她说：“够了，别再说了！如果你们要把我也抓走，那现在就抓吧，不要骚扰我儿子。他还是个孩子，明白吗？告诉我，你们到底想要什么？你们来我家到底想要干什么？”矮个男子连忙说，他们只是路过，顺便来看看，但既然来了，就得四处搜查一下，说不定能在博士的房间里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母亲质问他们有没有搜查令，银发男子冷笑道：“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搜查令的，我们只不过是随便看看罢了。而且，我想你们也没什么可隐藏的吧？”

母亲厉声斥责道：“你们没有权力来我家搜查。赶快滚出去，滚！如果你们不马上离开，我就去市政厅静坐抗议，公开要求释放我丈夫！你们这算什么？既没有开庭，也没有判决，就平白无故把人抓了！不管这是个什么国家，至少我们还有法律吧？到人家家里搜查就必须出示搜查令，你们既然拿不出来，那就赶快从这儿滚出去！”

银发男子听罢，对母亲淫笑道：“你这副生气的模样还真是可爱啊！可惜你那在多瑙河挖运河的丈夫是看不到了！他一定很想你吧？因为你还真是有几分姿色……唉，你们再也不能见面了，你说这多要命啊！”

母亲气得满脸通红，整个身体都绷紧了，微微颤抖着。在

我的记忆中，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愤怒过。我觉得她一定会冲到银发男子面前，狠狠地扇他几个耳光。接着，母亲的确迈开了脚步，不过不是朝着银发男子走去，而是走到了门口。

她拉开房门，对两个人说道：“够了，我受够了！滚！立刻从这栋楼里滚出去！如果你们再不走，我就要给我公公打电话了。你们知道，他以前是书记，尽管现在退休了，可还有很多朋友身居要职。如果让他们知道你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你们两个混蛋肯定会被调到交通部门去的。所以，如果你们识相的话，最好赶紧离开我的房子。”

母亲的口吻异常坚决，连我都差点儿相信她说的话了。然而，我很清楚，母亲从来没有主动给我爷爷打过电话，因为自从我奶奶当面骂母亲是“犹太婊子”以后，母亲再也没有跟我爷爷奶奶说过一句话。

矮个男子接过话茬儿说道：“如果你以为那个老头儿现在还有什么影响力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和儿子一起被关押起来才对。不过，如果你执意要打电话向他诉苦，那就请便吧。是不是找不到什么诉苦的理由？没关系，我来帮你！”

他边说边走到橱柜前，拽住一个抽屉的把手用力一拉。抽屉虽然还在他手里，可里面的刀叉和勺子却一股脑儿地被倒在地上，摔得到处都是。随后，他又把空抽屉朝橱柜上狠狠砸去，抽屉的底板顿时断成了两截。

他面目狰狞地龇着牙说道：“好了，现在你有理由诉苦了！不过这只是个开始，没错，只是开始。”我猜测，他接下来就要

掀桌子了。

这时，那个银发男子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说道：“别激动，居尔卡。看来我们是看错这位同志了，我们还以为她是一位有头脑的夫人，知道什么时候该对什么人礼貌。可是现在看来，她根本就是不识好歹，似乎是铁了心要给自己找麻烦。好吧，那就让她去吧。咱们走着瞧，她迟早会自作自受的。”

那个叫居尔卡的男子把断裂的抽屉狠狠地摔在地上，抽屉砸在了餐具碎片上，厨房里一片狼藉。他说：“好吧，少校同志，就听你的，我们走吧。”说完，他瞥了母亲一眼，然后转向我，跟我对视了一下，接着说：“好吧，我们走。不过这只是因为我看你们喜欢鲜花，喜欢鲜花的人不会是坏人。”

他边说边朝桌子走去，我以为他会把上面的罐子也摔到地上，但他只是从那一大束郁金香中抽出一枝，放到鼻子跟前闻了闻，然后说道：“郁金香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香气，否则它真是一种可爱的花儿。”说着，他朝厨房外走去，同时喊道：“我们走吧，少校同志！”

银发男子并没有应声，只是挥了挥手，示意他先走。那个叫居尔卡的男子拔腿往外走去，经过母亲身边时，把那枝郁金香伸到她面前，母亲一言不发地接过。那男子又无耻地说道：“鲜花配美人。”然后，他又把脸转向我，盯着我，并冲我挤了一下眼，接着跨出门外，走下楼梯。

少校也向门外走去。他刚一跨出门槛，母亲就打算关门。谁知，他却突然退了回来，用脚抵住房门。他用一种镇定、和缓的语气说道：“你会为今天的事情后悔的。我们还会回来的。